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六

進德業一

○易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在天則爲元亨利貞之四德在人則爲仁義禮知之四德天即人人即天也故以言乎天德之在人者一理之貫而元亨利貞分焉元者理之生生不息道義之所從出而爲萬善之長者也亨者理之

通達而粲然有等爲事物之典要而衆美之萃也利者理以裁制事物無所乖戾而至和也貞者終始乎理事事物物歸根復命而幹具矣然而元之於人也爲仁以仁存心視萬物爲一體而愛之博矣故曰長人亨之於人也爲禮禮所履者理而天序天秩行焉故曰合禮利之於人也爲義義以制事物各付物而無不順故曰和義貞之於人也爲智智以成物不失正理其事無不立故曰幹事君子行此四德全體天理脗合天道與天爲一矣如是則天之剛健在我而元亨利貞之德在我

我即天矣故曰乾元亨利貞蓋至此則德與
天合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文言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臣若水通曰乾體皆剛故爲龍德二在卦之
正中故曰龍德而正中有正中之龍德故能
信言愼行閑其邪而誠自存則天下之理得
矣善孰大焉然不過盡吾性分而已何伐焉
于時出潛離隱德施普也民日遷善而不自
知其化矣惟天下至聖爲能化九二者在下

之聖人也雖非君位而具人君之德也宜其
人之利見也歟有志於聖人之德業者當以
正中爲志
○文言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
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
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
將何爲哉唯進德脩業而已臣謂德業非
二也本諸心而體用分焉德何爲而進也內
主忠信而無不實心與道一而德進矣業何

爲而脩也發吾心之誠而達於辭誠以辭立
而業居矣德業以言其學之至也知行其功
矣察見天理之本體知至矣而求以至之知
先於行其知幾矣要終道體之大用知終矣
而實踐以終之行隨知後其存義矣德業一
理也知行同功也知行並進而德業脩則居
上下之際而驕吝之心亡三處上下之際可
危懼者也然而無咎矣此聖人之學也乾道
也君子體乾者可不務乎
○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
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臣若水通曰君德之成在學而已學之道知
行而已學者覺也覺然後知疑而問學聚問
辨以擴吾心之良知知之事也其道至大不
可不寬弘其心以體之不可不純粹其心以
行之寬居仁行以存吾心之天理行之事也
知行並進如目視而足履學之道盡於此矣
君德成而人斯利見之豈能已哉

○坤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則不疑其所行也

臣若水通曰坤體六二柔順中正有直方大

之德故解其義如此夫人心一理也以言乎
本體之正則直矣以言乎制用之宜則方矣
皆性之德也敬義者貫合內外之道也君子學
以復其性者也學之道敬義而已矣勿忘勿
助敬存而心直立其體也隨事順理義形而
事方制其用也敬義非二也在心爲敬在事
爲義敬義並行心事合一上達天德而德盛
不孤全體不虧大孰過焉由直方以至大舉
而措之則用周而施利也夫何疑哉抑嘗因
程顥之言而推之誠明並進聖人之學也乾
道也敬義並立賢人之學也坤道也由賢以

至聖則坤進於乾道矣其學之極功乎

○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臣若水通曰黃中色也坤之六五中正故爲黃中正位之象黃中通理者中德之在內通該乎萬理也正位居體者坤爲臣道雖居正位而處臣體也然雖居臣體而中正故德美中積性立而道行焉本諸在中之美而和生焉暢於四支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發於事業則脩道教致中和成治化而天地萬物位育矣皆中德之貫通也美之著也其盛德大業

業至矣哉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呂若水通曰蒙艮上坎下故為山下出泉之象泉之初出山下如物之初生蒙穉故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德者心之天理行者心之存發君子於蒙之初初心未遠天理著見天德未鑿何以育之果於行而已果者陽剛之決也君子於心之所存所發而行之果決則可涵養其德性擴充其良知良能之德而進於聖矣不然終其身而困於蒙也吝孰甚焉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
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
以至高大也 臣謂德者性之本體廣大而高
明也脩德者復其初也非可以超造也隨
時隨處敬以存夫天理之本體積其小而高
明廣大焉復其初之本體而已矣德日積而
不自知美大聖神豈不可以馴至矣乎

○繫辭傳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
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
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臣若水通曰乾易坤簡者造化之理人得造化之理以生所謂天理也天理自然無所矯強故謂之易天理流行不事安排故謂之簡易則明白可見故易知易知則日見切近故有親而可久矣非賢人之德乎簡則行所無事故易從易從則日見積累故有功而可大矣非賢人之業乎由守而化則聖矣其至易至簡乎至易以該乎天下之至博也至簡以該乎天下之至煩也易簡之德天地人一之者也其參天地而爲三宜矣富有之謂

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盛德大業至矣哉

○繫辭傳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臣若水通曰易者非他也理也聖人嘆易理之至其感深矣所以致德業之盛者此也所以行天地之中者此也德業者一理而體用分焉者也故聖人之崇德廣業皆理也察見天理而極其精則知崇矣其效天之高明乎體行天理而極其篤則禮卑矣其法地之博厚乎天地一氣也知禮一致也天常包乎地

矣常包通乎禮而皆不外乎易理也易理何所寓乎天地立乾坤設而易理寓乎其中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此之謂也聖人知知禮行則天命本然之性存之又存大本立而達道行本立而道生則天地之易在我矣其猶門乎夫始則體易以成性終則易自我出聖人用易之功化至矣哉

○繫辭傳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臣若水通曰神化者張載云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德業一理也進脩一事也非

二也故本體虛明精察其義之微妙而入於神者德也德者業之本也故曰以致用德外無業也隨事適宜處之安而無不利者業也業者德之蓄也故曰崇德業外無德也交養互發賢人之學可以致力焉者此也等而上之則無所用力而幾非在我聖人之事也故以言其心之本體則合一不測神也以言其心之妙用則推行有漸化也神化也者聖而不可知也天道也其德之至極而無以加者乎聖學之能事畢矣

○書虞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

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堯德業之盛曰若者
發語詞言稽考堯功之大故曰放勳然功之
大由其德之盛故以德言之欽敬而明通文
理而思深安安而自然也其全體如此
其發於行實則信以恭持己由中而出故曰
允又能讓以與人力足以優為之故曰克其
大用又如此有此盛德之光華及於四方之
外格至於天地之遠然四表上下不過天下

國家爾故又言堯能明此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之大德故以之齊家則親九族而九族既睦以之治國而平均章明乎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平天下協和萬邦而黎首之民皆於是而雍和其所謂被四表格上下者如此先曰克明俊德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不過體用一原爾夫堯之放勳必始於欽之一字大學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始於格物明德親民必在止於至善此可見古人之功業皆本諸身心後世不先立其本徒以己之未嘗為者而強施之於天下此道學

政術之分爲二事而唐虞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也夫德性之得於天者堯與桀一也堯能全其本體故功德及於天下桀失其本體故惡毒病於四方存之失之皆起於自己一念之微爾伏惟

聖明以堯舜爲法而擴充之俾功德遠及天下幸甚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紀帝舜之德也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也哲智也溫和粹

也塞實也玄幽遠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以言其德性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如堯之欽明文思也以言其行實則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如堯之允恭克讓也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濬哲則非淺露之智文明則非察察之明溫恭則非嚴厲允塞則非僞爲矣皆以形容舜德之自然也堯因四岳之薦命之以位自司徒百揆四岳以至禪受至於功業之大無非由此玄德中來於性分何嘗添得一分後之人君做盡暴惡亦

何曾減得一分其初與堯舜性分一也孟軻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爲人君者盍不復其所以如舜者乎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臣若水通曰此益贊堯德業之盛也帝謂堯也眷顧也奄盡也蔡沉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謂其實一德

之廣運也易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
謂盛德盛德大業至矣哉帝德之廣其富有
之謂乎帝德之運其日新之謂乎故孔子曰
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德同乎天故能
克厭天心天乃眷命之自唐侯特起爲帝夫
豈無所自邪由是言之天命之去留係乎君
德之盛衰爲人君者可不脩德以求天命乎

伏惟

聖明留神焉

○皐陶謨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

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玆禹拜昌言曰俞

臣若水通曰此臯陶與禹陳謨於帝舜之前者也允信也迪蹈也謨謀也臯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而君無不明臣之所弼者而君無不諧以其君德之明足以知之虛足以受之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庶明謂群哲也翼輔也言愼於身脩則言行致謹愼於思永則深長其謀身刑于家則厚叙九族親親恩篤而家齊矣身刑于國則群哲勉輔而國治矣近者身遠者天下近而可推天下之遠

者在此脩身一道也蓋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皐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夫謨明弼諧由於迪德敦叙勵翼可遠由於脩身爲人君者可不脩身迪德以爲家國天下之本乎

○商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臣若水通曰此仲虺釋湯之懋德也邇近也殖聚也懋茂也克能也仲虺稱成湯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蓋聲色貨利所以壞此心之德者

不邇不殖則本源澄徹純乎德者如此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謂好人之善若己有之改過不吝謂惡己之惡不加乎身故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寛而不失於縱能仁而不失於柔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之民矣後之人君欲用人處己以彰信於天下者必自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始

○仲虺之誥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若水通曰此亦仲虺勸勉成湯之言也懋勉也昭明也仲虺言日新其德而不已則萬邦之遠且懷矣志自滿足不求日新則九族之親且離心矣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在心爲德在事爲道體用之謂也欲立中道必明大德此德此中天下人人之所同有也君行之則民法之而中道立矣禮義者所以昭德建中者也義者宜也禮者理也在心爲理處事爲義亦體用之謂也有義以制事

則事得其宜有禮以制心則心得其正内外
合德而中道立焉如此則近以建中於民而
遠以垂諸後世亦綽乎有餘裕矣盖上下遠
近同此心同此理也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
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
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自得師者虛心受
益之謂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脩
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
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眞可爲帝王之
法也歟

○太甲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先王成湯也昧晦爽明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伊尹言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不遑寧處蓋此心此理本自廣大高明氣習累之故有昏昧於昧爽未與物接之時乘此夜氣清明更加澄定大明其德坐以待旦其乾乾不息之誠如此也此成湯日新之學伊尹爲太甲言之仰惟

聖明天授聰明成湯之聖在所優爲者宜法成湯丕顯日新之學以致成湯正大光明之治幸甚

○伊尹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脩身者身之不善如敗度敗禮之事皆沿去之不善之事去則德允矣允信也允德者誠身誠意之謂德成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上下一理君民一心欲爲明君者必協天下之民協下在於允德允德在於脩身脩身者去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伏惟

聖明留意焉

○伊尹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懋德之所從事者也先謂祖考奉以肖祭祀以至於守成憲皆是思者存念不忘之意惟亦思也思孝者興其愛敬之心則不敢違其祖矣思恭者致其禮遇之誠則不敢忽其臣矣思明者無所不見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矣思聰者無所不聞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憸邪矣此四者皆懋德之事而思之一字尤爲要約故伊尹以告太甲欲其致力於思以脩四者之德也蓋思者萬善之原聖學之要故洪範五事其要在思曰睿睿作聖中庸言至聖之

德足以有容有執有敬有別而冠之以聰明睿智蓋聰明睿智者思之神也故足以達天德仰惟

聖明擴聰明睿智之神務達天德以行王道天下幸甚

○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進修之言也新者去其舊之謂也心德本自光明惟氣昏欲蔽則失其本體故伊尹言太甲新服天子之命亦當新其德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

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夫
德之在人循天行至健纔間斷便非一德故
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堯舜兢兢業業文王
望道未見湯之日新又新率是心爾後之
人君欲致二帝三王之治者可不以新德爲
首務乎
○咸有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
克一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論取善自得之要德以
心之所得者言其總統者也善以事之所發
者言其實行者也師人之心德不若師人之

善行爲深切著明可警發吾之心也師人之善不若得之於已合於吾心至一之理爲萬善之本原也博而求於人約而會於已此聖學始終條理之貫後之人君欲求聖學者可不務乎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臣若水通曰此傅說告高宗以聖學之言也遜謙虛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勉也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指所脩之理而言傅說言爲學之道在遜其志而謙虛以受善旣

知其善又當時時而勉之所謂學而時習之也如是則習熟而悅其所脩之理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由是又加以篤信而念念不忘乎此理無少間斷則大本以立達道斯行道積於身不可勝用矣臣觀古之傳道自精一執中之後學之一字惟傳說始發之此一節又聖學始終之序至爲精密伏惟

聖明留神而深體之幸甚

○周書泰誓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誓師之言也吉人者善人也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猶若不足也

善者吾心之天理也此天理與生俱生頃刻不存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故終日乾乾猶若不足者爲此故也

○文侯之命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臣若水通曰此平王命文侯爲方伯之言也曰顯曰明曰昭曰聞皆指此心之德德即天理也此心本體原自高明所謂明德也惟能敬慎則不爲物欲所汚壞復其本然之明由是發之事業則爲丕顯由是功格皇天則爲昭升由是光被四表則爲敷聞皆自此心之

本體發用非有他也在爲人君者反而求之
爾豈遠乎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六終

進德業二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臣若水通曰周公戒成王脩德而曰永言配命者何葢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命即天理也天理者即吾心本體之自然者也未發即性已發即情即道即事之得其中正者也合而言之所謂德也故脩其德云者以脩乎此而已然脩德不必求之高遠索之茫昧惟顧

諟天之明命察見此天理而誠敬以存養之
戒愼恐懼勿忘勿助自一念之存存以至萬
事之應酬無往而非此天理之流行則吾心
之本體以全而盛德以成是謂脩德之至矣
嗚呼天理二字乃千聖傳心之要法脩身格
物之大端周公發之於此眞聖學大頭腦處
也人主有志於聖學者其學諸此爾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臣若水通曰敬者主一之謂乃禮之本也曲
禮三千無一而非性也苟一時不敬則此皆爲
虛文故主一於心而無事無時不敬可也由

心而形於身則容貌之端儼而若有所思則敬心存於容貌之禮矣由心而發於言則辭之安定而不躁妄則敬心存於言辭之禮矣由心而見於臨民之時脩己以安百姓則敬心存於莅民之禮矣是則毋不敬自容貌而言辭而臨莅德業交脩而敬以貫之脩身之要孰有加於此哉爲人上者所宜法焉

○曲禮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臣若水通曰博聞識開發吾之聰明也而讓焉則心虛矣敦善行擴充吾之德性也而不怠焉則行實矣心虛則受善也無窮行實則

進善也不息知行並進則德崇業廣此所以
爲君子也
○禮運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臣若水通曰此言人情即指性之發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而以爲田即此可耕治者也故禮者理也禮以治心者也理以治之則人欲日消如田之耕破草萊開土脉而可種矣義者宜也以制事者也宜以處事則道生不息體立用行如田之布種而可耨矣講學則討去其偏而養其中正如田之

治去稗莠而可收聚矣仁者天理之純本仁
則衆德聚於心如田之收成而可安矣樂者
樂此者也學不至於樂則不安終非已有故
作樂以安之如田之入爲已有也此自得之
學也自得之則居之安也於是乎治性情之
功畢矣由是觀之聖賢之學不過性情焉而
已爾性情者不過天理焉而已爾仁義禮樂
學問之功豈外此而別有所致力哉

○玉藻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臣若水通曰玉者和氣之所鍾也天下莫不
貴之者以其衆善之備也君子有喪則廢去

喪則佩將以比其仁知禮樂忠信之德也語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先儒謂如良玉溫潤而栗然惟陰陽合德者可以比之矣蓋有善比玉於君子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所以貴純也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所以致用也曰瑾瑜匿瑕所以示廣也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所以敎素也自古以來比德於玉者多矣非德業純全者其孰能與於此

○學記故學然後知不足敎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臣若水通曰學何以知不足也師於人然後
知己所未至也教何以知困也無以應人人
之求然後自知困辱也知不足則必反求矣
知困則必強學矣書曰惟斆學半故教學相
長然後德業交脩焉
○學記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學務本而已天下之本
見大而已大者天理之全體也以其得於心
而言則謂之德以其由於事而言則謂之道
以其實而言則謂之信以其發而當可而言

則謂之時其實一大而已此大本也不官者非一職可盡也不器者非一材可拘也不約者信在言前也不齊者非可執一求也此大用也大本立而大用隨之矣志本者學之至也故學以務本爲貴

○樂記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學脩身而已脩身之事德業而已和志順正德之進也比類行義業

之脩也德主乎心業見乎事體用合一之道也其於德也志之不正其性鑿也情流之也故反其情使合乎中而不至於流則性定而心志和矣其於業也行之不當心忽之也故擬議於心比心而擴充之觸類而長之則行可成矣進脩之具禮樂而已姦聲亂色惰慢邪僻淫樂慝禮不使亂吾之聰明身體心術之微順正立而德可久業可大故義行而大用備矣

○雜記君子有三患未聞之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

臣若水通曰語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進脩知行貴及時也聞而學之識其所有也學而行之養其所有也故知行並進則德日崇而業日廣君子有弗患矣

○經解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臣若水通曰天地人物之理一而已矣故配天地兼萬物照四海而無不感通者固其所

同然也是故人君之德業在所養而已矣故
道仁義以養其心也聲音以養其耳也居處
進退以養其身也閑邪存誠此德業之所以
盛也百官萬事莫敢不正德業之至矣
○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
身
臣若水通曰仁人孝子之心盡分而已矣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所謂不過物也事
親事天其道一也是故可以言成身矣成身
者德業之至也人君有事親事天之責者可

不致力乎

○表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臣若水通曰道者天理而已學以見理爲先則其趨不能已矣何者知之真也鄉道而行則亦中道而廢無真知者也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真知者也是故君子之學莫大乎體認天理是以進不能自已

○緇衣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

臣若水通曰質猶實也畧猶簡也天理一本約

行之則一故曰畧多聞多志所以開發聰明而覺吾心之天理知也守所以行之也行之力故曰親切多聞多志即知之精也守而親之則行不支離即行之一也是故知行並進而德業成矣

○冠義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臣若水通曰孝弟忠順道也何以言爲人也道者人之所以生也可爲人何以可治人也成己者斯能成物也是故人已兩盡而德業一矣

○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臣若水通曰所謂本者何也天理是也吾心之本體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子之學惟用力於此隨處察識而培養之則大本以立而達道行矣故曰本立道生然所謂本者何也人之本心也故指孝弟以爲仁之本者蓋孝弟乃人之初心也乃人之真心也孟子所謂良知良能此天理之本體也朱熹曰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即此體認其真心尤爲易得故擴充之則親親仁民愛物無不

由此本心流出隨處貫通浹洽而天下之達
道在是全體大用無虧矣故孟子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此德業之大原而學問之至
要人君脩身以盡齊治平之道者不可不深
致力焉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

臣若水通曰此顏子之進脩所以造於聖人
者也仰鑽瞻忽顏子初以心思想像聖道而

無得者也博文約禮顏子得聖教而學之有得者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在知行而已博文而曰博我者開發吾心之良知也知也約禮而曰約我者存養吾心之良知也行也皆謂天理也故自詩書六藝以至於凡理之顯設者皆文也自三千三百之致一以至天理之至要者皆約也亦豈必旣博之而後約哉隨博隨約察見天理而即涵養於身心博約兼致知行並進而皆不離乎我我者本心也天理也用力之久則天理自然呈見如有所立卓然

於前矣欲從末由歎未能有之於己也此章

聖人之學最爲切至希聖希賢者苟能心領顔

子之心學顔子之學尙何卓爾之地有不可

到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臣若水通曰仁者心之生理德之全也德之

進學問思辯篤行而已故君子之於仁也學

以覺之問以辯之思以通之篤志以存之則

心存理得而仁在我矣此聖門之學知行並

進之功也說者謂此未及乎力行而爲仁惑

矣噫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然則古人

之所謂學者可知矣後世徒區區於章句之
末者烏足謂之文學乎

○中庸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
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

臣若水通曰知仁勇達德雖有三者之殊求
之吾心惟此天理而已見之分明即爲智存
之純熟即爲仁行之果確即爲勇非有二也
然此何以至之哉在好學力行知耻而已故
困知學知者學問思辨求覺乎天理雖未及
生知之大知然而去知不遠矣勉行利行者
加篤行之功存存勉勉而不間雖未及安行

之至仁而去仁不遠矣不能不愧怍於天人
而以不如仁知者爲耻雖未及於聖人之大
勇然而有奮發果敢之志而去勇不遠矣
所謂近者何也以其理之一也由是而不
已焉則知仁勇之域可至矣學者知此好
學力行知耻爲入德之門則達德立而達
道行所謂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之要在是
矣於脩身何有哉此進德脩業之大端孔
子爲其君哀公告也然則爲人君者其可
以不知乎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有弗學

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告哀公以明善誠身之道也五之字皆有所指即天理是也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者皆求察見乎此而已矣謂之篤行即時察見即時操存自念慮以達於事爲皆是也豈學問思辯之外別有所謂行也哉故曰知行並進者如此或謂今日知明

且行或謂是須盡天下之書窮盡天下之理然
後行徒見其支離間隔窮年卒歲無力行之
日也弗學以下因上言其目而此言其下手
處也學問思辯與行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
篤而不措至百倍其功者乃所謂學之博問
之審思之愼辯之明行之篤也能盡其功則
雖困者且知勉强者且能而况學知利行者
哉愚而明柔而强氣質之變化也故學在乎
變化氣質而已變而化之則士可賢賢可聖
聖可天矣魯之君臣能然則亦文武之君臣
而文武之政可行也惜乎魯哀徒美其言而

不行遺千載之一歎爾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臣若水通曰此子思言脩德以凝道之功也性即天命之性此德性至貴忘之則忽助之則褻皆非尊也勿忘勿助尊之至也道由也由乎學問乃有以知其德性之真也佛教亦言心性以不事學問故差也蓋尊德性行之也道問學精之以知也天下未有不精於知而能行之不差者也廣大高明心之本體禮即理也皆謂德性也致之盡之敦厚以崇之

皆以在心而言所以尊德性也精微中庸舊聞皆心之應事者盡之道之溫之而使日新所以問學也在心爲性在事爲學尊德性爲行道問學爲知知行並進心事合一而脩德之功盡矣德脩而道自凝矣此聖門合一之學後世支離之弊寖興朱熹與項平父書曰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道問學爲多臣謂二者會其全無獨用之理也雖以朱陸大儒未免此說而况於他者乎有志於聖學者誠不可以不講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

拜大舜有大禹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臣若水通曰易云君子以虛受人孔門之所從事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之進德脩業在虛而已故小賢則小虛大賢則大虛少有未虛則子路之聞過未必喜大禹於昌言未必拜大舜之取善未必其能樂也喜拜而樂焉皆本於虛虛則能受益受益則能光大矣德業有不崇乎是故君子之學固當虛其心以爲進脩之地欲致其虛者非深見道體之無窮則亦不能強

也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臣若水通曰廣居謂仁正位謂禮大道謂義皆天理也以其存於心謂之廣居以其履於身謂之正位以其行於事謂之大道其實一理也居之立之行之者皆體認心身也得志與民由之同此理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藏此理於己也君子惟有此學故德業之盛

而心純天理之公富貴貧賤威武外物無與於性分何足以貳其心哉夫天理在於一心之微爾謂之廣居謂之正位謂之大道而皆謂之天下又謂之大丈夫許大德業皆本於一心道豈遠乎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之言明自得之學也深造謂造詣之深也道者進爲之方如顔子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勿忘勿助是也博約者

知行並進之功勿忘助者中正自然之法也如是則人心本體之中正有不假絲毫人力而自然優游厭飫而得之於心矣心與理一故居之安溥博淵泉故資之深體立用行故左右逢原深造以道者自得之功居安資深逢原者自得之效由是觀之古人之學惟在自得而已矣此心此理人所同得後之學者惟不得其道爾子貢曰得其門者或寡矣程頤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然則失其道不得其門雖竭終身之力不能至於自得矣可不講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臣若水通曰人心與天地萬物同體故其理無不備於我也上智之資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誠純乎天理人已兩忘天地同體故曰樂莫大焉此仁也其次則如其心一念善端之萌體認擴充以求復天理之全體故曰近仁此知之成功一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言其理一也有志於德業者尚其擇諸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七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八

進德業三

○左傳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仁人無敵於天下盖言有仁則強弱非所較也齊之於魯猶齊魯之於郕也其大小強弱之不敵皎然矣以齊魯之大而可加於郕之小則夫以齊之強而可加於魯之弱也不難矣向使魯莊計不出此徒

欲以逞一時其不爲郕者幾希不用慶父之言而惟脩德是務則固已無敵矣是故君子善之

○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臣若水通曰宋襄急於求覇不顧省德惟務伐人圍曹之役是也至於鹿上之盟又欲以小國爭盟公子目夷之所憂以爲禍者其證

成矣子魚之言雖不見用然其引文王之事則固可法然子魚之意蓋欲以善服人而文王則脩德而人服者也進德業者又不可以不辯

○宣公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旣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臣若水通曰成猶言和好也欑函地名召謂召其來會也非德猶言寡德也前此郤成子

爲趙宣子謀者善矣特其言爾今觀不欲召
狄之會乃欲往而從之拳拳以勸爲言則以
身踐之非徒能言之而已也用此道也雖得
志於天下可也于衆狄也何有
○國語周語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内史過曰是何
故國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
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
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
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臣若水通曰齊一也衷中也馨香芳香之升
聞者同猶一也夫人君之德所以協上下而

致休徵通于神明者一理之感應然也故夏
興而祝融降于崇山商興而檮杌次于丕山
非其大驗邪內史謂莘神降以觀德政有天
下者可不務脩德政以為天地神人之主乎
○周語富辰曰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
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
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
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
臣若水通曰富辰周大夫也三德仁義祥也
有此三德則福利民至理之自然非為三者
而後脩德也周鄭兄弟之國也武莊之平桓

有大勳勞者也如以游孫伯之故而棄之則周亦不義不祥不仁矣尚何以昌其業乎是故光有天下而令聞赫然必其謹是三德者也爲人君者其可不勉諸

○晉語范文子曰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

臣若水通曰大學曰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故古之明王必文德脩備然後遠人來歸方物畢至反之則憂在我矣奚其樂此屬公伐鄭文子止之以見惟德爲能動人也伏

惟
皇上爲天下四方之主而四夷各以方物入貢豈
非聞風慕義而來哉惟益脩德以賓服之幸
甚
○晉語范獻子曰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
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臣若水通曰學以成德德以潤身是故可以
知本矣范獻子以人猶木也學猶枝葉可以
庇蔭得矣惜乎不知枝葉之暢茂由於根本
也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是故道生則
仁民愛物而可以保蔭四海矣故人君求聖學

學以脩德以庇天下不可以不知本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告漢武帝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臣若水通曰心學之不明也久矣是以道化不明而卒無善治高明光大吾心之本體也加之意在反求之而已爾仲舒之告武帝誠知德業之本矣他如一則曰王心未加焉二則曰詭訪方臣合而觀之豈非以二帝三王之心學望武帝乎惜乎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其蔽固已深矣

○漢光武中元二年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書帝稱善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臣若水通曰夫學所以進德業也光武雖孜孜經術惜乎徒事講說不能體於身心而明善誠身之功未之聞也然榮固徒事稽古者也格心之學引君當道而志於仁者則榮非其人爾故光武雖光復舊物身致小康然父

子夫婦君臣之間不能無可憾者焉後之人
君欲進德脩業者請自明善誠身始
○漢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禮畢
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
難于前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上自爲太子受尚
書于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蓋
言德業不可不兼進也宋儒胡寅曰顯宗事
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
惜乎桓榮受業專門章句不知脩身治天下
之大義故其君之德業止於如是臣愚於顯

宗未見其爲德業特爲一時之美觀爾向使
顯宗以其尊師重傳之心榮有格心之輔俻
德以爲之本講學以爲之資德業合一太甲
高宗何尚焉而君臣之間皆不能然未幾崇
信西佛而遣使求之佛入中國自東平始孔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夫
德業在心術之微其端一而已爾顯宗事異
端壞心術可謂之德業乎仰惟
聖明好學不倦立心以爲德業之大本而講學以
培養之則高出百王矣天下幸甚

○漢章帝元和二年帝之爲太子也受尚書于東郡太守汝南張酺及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若水通曰宋儒眞德秀云章帝尊經事師不愧前人又惜其以嚴憚不得久在左右所以輔成德業如是而止臣謂德業生於心者也尚書所載皆帝王脩德業之要張酺能講說而不能啓心沃心以輔君德豈非格心之學未聞乎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吳主孫權謂呂蒙曰卿今

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
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爾卿
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
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
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
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
友而別

臣若水通曰權語蒙以學是矣但其所謂學
止於涉獵讀書爾而孔門默識德行之學未
聞魯是以爲學乎雖然蒙就學未幾而論議
驚人亦其氣質之小變邪抑其矜伐之心形

於詞氣所謂以學問驕人者非邪雖曰學臣
不敢信也宋儒胡寅謂權蒙皆以學進而大
其益過矣夫權奸雄之邪心未損豈古人之
所謂學易之所謂益者乎

○晋武帝泰始九年周魴之子處膂力絶人不脩
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
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
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
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
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授學篤志讀
書砥礪節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

臣若水通曰成湯懋德不吝改過聞過非難
改過爲難改過非難而不吝尤難周處聞父
老三害之言除蛟虎以自勵其行可謂勇於
改過而得處仁遷義之法矣以其果敢之資
苟自得師聞孔孟之學則下爲子路上爲成
湯其德業可量邪而師機雲下不過辭章記
誦上不過節行不聞大道之要豈非學負其
質哉

○陳文帝天嘉四年周太傅燕國公于謹對周武
帝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
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

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
願陛下愼之

臣若水通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于謹以
爲立身之基是也殊不知言心聲也行心迹
也言行由中則發皆天理而動無不善若徒
求無過於三思九慮之間誠使發皆中節亦
謂之克伐怨欲不行其誠僞何如也此何故
歟不見天理故也孔子曰言顧行行顧言顧
也者其體認天理之謂乎

○唐太宗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
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

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
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内殿講論前言
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臣若水通曰太宗聚書於弘文館選文臣以
更直講論古今亦云盛矣其果古之博學審
問之謂邪帝王之學格物而已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隨處體認天理以格
物者也豈徒講說而已也太宗不知大學之
道群臣皆非正學之人而昧聖學之本故學
不純而心不正治不古以雜于夷有由然矣
伏惟我

祖宗有君臣同遊輪直

文華講習

文樓之典甚盛舉也仰惟

皇上聖學日新今年盛暑不以例輟講廢學

詔日講

經筵官日各輪一員入直

文華是能復

祖宗之舊章矣漢唐不足論矣臣愚謂人君之學貴

知本也方今道學漸明之時正心一德之臣

布于中外四方苟選取入京以本官兼文職

俾之入侍日講

經筵之班則其誠意德氣亦足以薰陶涵養而

正

君心矣誠爲莫大之益天下幸甚

○唐太宗貞觀二年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博奥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臣若水通曰魏徵虛之一言廣乎知德業之

本矣虛明者心之本體也亦在乎盡心與否
而已譬之鑑焉今日明燭姸媸非加光也不
翳於塵爾明日一物莫燭非始無光也蔽之
深爾君子能去其蔽光者則本體自見矣是
之謂盡心而知性惰煬帝知是堯舜非桀紂
心之本體有時而明然而身口頓異身爲桀
紂陷於亡而不知非其慾蔽之深乎揆厥所
由惟其不學故無以成其德業爾或曰煬帝
著書三十萬卷謂之不學可乎噫不立其本
而徒事夫文詞之末雖曰充棟秪足以爲惑
爾奚學之云學也者其聖狂之判乎

○唐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緼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涖衆

臣若水通曰曾子此言謂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則此乃孔門之學所從事者也蓋學以虛心受人爲本唐太宗之問可謂善矣穎達者宜以此義開其君之心心虛則善日生帝王之學可基矣不知出此徒具訓釋以對遂使論語之義晦而孔門之學不明也噫有君

如此而不遇格心之臣以佐之此太宗之所以多慚德而貞觀之治不克終豈非輔臣之罪哉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践履動摇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臣若水通曰太宗以殿屋喻治道且戒慕竒功變法度而又本於其德之恒若太宗可謂知進脩矣向使當時有知學之臣將順其美必曰屋以基爲本如道以心爲本帝恒德之

言若知本矣屋之壞瓦之損小而基崩之害
大人君之治法度之損小而壞心之禍大心
恒則德恒德恒則無法度之變矣德業之成
豈至貞觀之不終乎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陸贄上疏曰臣聞仲
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
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
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
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
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
新遂非則其惡彌積

臣若水通曰改過遷善進德之基也陸贄以是而告德宗可謂對病之藥矣惜乎剛愎自任而不能此其所以卒成亂階也歟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八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九

進德業四

○宋太宗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爾每暇日則問呂文仲以經義王著以筆法

臣若水通曰宋儒周敦頤有言聖人之訓入乎耳感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黃庭堅亦言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駁我則釋卷而茫然程顥亦以傳記爲玩物喪志此二言者眞讀書之要法也傳說告高宗學于

古訓古訓豈可不學然學之亦有道矣盖心存則志定志定則我立我立而觀書則聖人之訓感吾心養吾志焉往而非益若我不立心志不定則逐書而移書亦物爾其喪志也必矣人君有志於學古者其深思之

○宋太宗端拱元年夏五月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

旦命三舘學士皆預焉
臣若水通曰心者進德業之地也澹然無欲則心正德崇而業廣奸佞遠而賢人親矣豈但嗜好不形奸佞不入而已哉但云所好者讀書讀書以明心非以溺心也苟不善讀則程顥以傳記爲玩物喪志者同一欲爾而君之德業豈不益疚乎惜乎李至諸臣未聞聖學之要無以究無欲之本周敦頤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聖矣乎然則古人成敗之理在吾心之蓍龜矣

○賈誼新書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
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
也人主有禮而境内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
人主有信而境内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
臣若水通曰仁義禮信人之性也性也者心
之理也是故心性感於上而民心應於下其
心同也故進德脩業存之於身孚之於家國
天下之人而治道具矣可不重乎
○劉向說苑曾子曰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
心不來君子脩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
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亂之辭遠

臣若水通曰立志脩身居仁由義君子之德業備矣禮也者理也體用之貫也故在心則志立在身則身脩在事則仁義而無貪欲怠慢爭亂之邪焉何患乎德業之不成哉

○陸贄奏議曰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涵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之德與天同體者也與天同覆而無外與地同載而不遺與日月同明而不蔽與雷霆同威而不怒所以復德之本

體而配天者也其德崇矣其業廣矣脩之者非在乎他在吾心之本體始爾伏惟
皇上加之意焉因陸贄之言而求之本心廓天地日月雷霆之德以治天下幸甚
○宋儒周敦頤博學力行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爲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臣若水通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欲成其德業者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不知其所有知其所有而真見焉則仲尼顔子之樂在我其學

之進自有不能已者矣

○周敦頤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臣若水通曰脩謂治而去之也悖者逆也之字指太極而言即天理是也聖人全體太極無非中正仁義之至矣君子未至於此則敬以脩之人心之天理本自完全何待外飾以益之但爲私欲汚壞爾故治而去之去其私欲而天理自全所謂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則天人協應而動罔不吉矣小人不知天理而悖逆之則縱欲害身而動罔不凶矣君子小人吉凶之別在於脩與悖而脩與悖在乎一

念敬肆之間而已矣爲人君者其可弗思也
哉

○周敦頤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
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臣若水通曰仁義禮智信皆人之得於天以
爲德者也德即性也性即理也理一也自其
惻隱之心而愛人則謂之仁自其發而當宜
則謂之義自其所履而理則謂之禮自其通
達事理則謂之智自其存之而實則謂之信
皆天理也天理在心渾然而不可別發而後

五者別焉性此而安之則聖矣復此而守之
則賢矣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
可窮則聖人之神矣然而千聖千賢同此心
也同此天理也更何別心別理孟子曰堯舜
性之也湯武反之也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所性所反所不可知只此一理爾途之人
之心亦只同此理爾後之人君何憚乃讓其
與堯舜湯武之同然者而不爲堯舜湯武之
德業乎

○周敦頤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君子進德脩業
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

人知遠耻也

臣若水通曰恐恐畏懼之意實者實有也譬之形也名也者名其實也譬之影也實有而名名之如形之有影天理之發見也無實而名焉其能無愧耻乎君子忠信内主而德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業脩德業合一内外夾持所以篤吾實也德業未著而畏人知耻名過其實也人君好大喜功而不以實勝爲務則直諒多聞之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何以成盛德大業於天下哉故曰好名人主之累

○周敦頤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〻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道德也者吾心之天理也以其得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於事故謂之道一而已矣人之所以爲人而與天地參爲三才者全在於是故曰至尊至貴又曰至難得者人此理人人同有然喪失者多是自棄其至尊至貴之寶藏而失其所以爲難得者矣故人之所以爲難得者以其全復至尊至貴之大理而有之於身而已矣人君以一人之身

居億兆之上是可謂至尊至貴者也然因其所至尊以求諸吾心之至尊因其所至貴以求諸吾心之至貴則大德受命而安富尊榮於無窮矣

○周敦頤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

臣若水通曰朱熹云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臣謂果者知之眞確者行之篤知行並進果確一心則難者易矣何難之有此進德脩業之要學者不可不知也

○程顥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

臣若水通曰程顥定性書中此數言爲一篇之體要皆是本體亦是功夫體用一原故性無內外只是一個定體故動而非隨之性靜無非隨之來故曰定又曰無將迎無內外蓋其本體一定故也學者當察見此本體而存之內外兩忘無動靜往來之間而本體澄然常定大學言知止而后有定者此也大抵只是體認天理一言盡之矣伏惟

皇上留心聖學熙脩德業體認而躬行之幸甚

○程顥劄子有云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

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也

臣若水通曰二帝三王皆有師傅賓友者非爲美觀虛設也蓋以非師友無以成其德業也師友者所以開君之聰明而養君之德性者也故自天子以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能獨成也故古之舜禹文武或學於務成昭或學於西王國或學於太公或學於伊尹是故聖益聖而治益隆也後世不知出此雖具其官而非其人或用其人而不師其道徒爲虛設宜其德業不成而治之不古若哉書

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成敗之
決皆在於此也伏惟
上師法往古以董師傅之任則天下將蒙其休澤
矣
欽載曰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
惑則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如此積久自覺漸變
臣若水通曰學求其不疑而已學問思辨所
以求不疑也不疑則洞見本體而天德日進
矣然見之真則行必至知行不離者也夫然
後可以語變化矣書曰王忱不艱言見之真
則行必至也載謂不疑則德進深明易簡之

學矣但謂大本不惑雖未加工意思必常如此似分知行爲二矣且思慮常如此而積久之非工夫而何此又不可不知也

○朱熹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

臣若水通曰朱熹明理之論至爲千聖千賢大頭腦處理者天理也體認天理則天理日明德可久業可大蓋有本者如是也其不及省察亂於流俗惑於異端而不免千里之謬

者皆由於無隨處體認天理之功爾故體認
天理而學問之道畢矣學問之道畢而聖賢
之事業成矣從事於斯者其勉旃哉
○張栻作靜江府學記云天之生斯民也則有常
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
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
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
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
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地然則捨講
學其能之哉
臣若水通曰人之同有是心則同有是性同

有是性則同有是事宋儒陸九淵曰宇宙內事即己性分內事己性分內事即宇宙內事言其理一也盡心則盡性盡性則盡事盡事則盡事天之道矣是故君子有講習進脩之功所以存此而已心性與事離而二之是二乎天矣德何由而進業何由而脩哉噫弊也久矣久矣欲盡事天之道當自盡心始

○元儒吳澄曰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

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者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

臣若水通曰人之氣質一而已矣中正者則道也偏而邪者即非道也故學之道不過變其偏以歸之中正而已矣學而不能變化氣質又奚庸於學哉是知人不可以不學而學者所以為道也記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質之變也學者其可不加百倍之功也哉

○國朝乙巳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太祖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
子勸以進脩
太祖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
冑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於進
脩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
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令
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
太祖待士之盛
臣若水通曰遜志時敏則德可久業可大而
况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者乎宋濂身處江
湖心存廊廟故其書

世子勉以自脩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若李
瀷者可以當之矣此爲人臣者之所當法也
易曰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仰惟
皇上春秋鼎盛好學不倦宜推此心上法
皇祖之訓及時勉進德業以隆治化永丕基于億
萬年幸甚
○丙午五月
皇祖命有司訪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
而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
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

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思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臣若水通曰伏觀我

聖祖命有司求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觀覽而拳拳以聖賢之學爲言切至矣夫聖人之治本於一心聖人之心見於六經故學六經者所以因聖言以感吾心而達於政治者也後世之學乃以經書資口耳言語之末讓聖賢之道而不爲得非買櫝而還其珠之謂哉法

皇祖之訓脩聖賢之德業以一洗士習之陋識在

今日矣

○洪武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謂之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儒道立儒教率天下後世皆欲歸于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敎使諸生咸歸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

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又覆開諭羣臣
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臣若水通曰我
皇祖中正之訓深契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執
中建極一貫之指矣又嚴儒者名實之辨而
以表正之責歸之師儒以爲諸生脩德業之
規誠開一代道德之原也夫何後之士習日
異貴名而賤實崇末而棄本溺於記誦辭章
之習連篇累牘皆仁義道德之言至於躬
其實則羣非之其亦異乎
皇祖之訓矣惟

聖明留意焉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

御註尚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

自為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

篇帝王為治之道也所以敘彜倫立皇極保萬

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

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

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

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

平者也

臣若水通曰洪範一篇帝王之學三極之道備矣

皇祖註解以揭於座右所以垂帝王相傳之道統以佑啓於萬世者至矣

聖明繼皇極之統宜憲章祖述以爲德業久大之圖焉

○永樂十二年二月百官奏事

太宗皇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慨然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

嘗惜福故每澣濯再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善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

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

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臣若水通曰勤儉美德也神禹大聖孔子稱

之不過惡衣服卑宮室菲飲食而已然則聖

人之所以聖亦不外此爾我

太宗文皇帝克守先訓惟恭儉是尚非盛德者能

之乎書稱克勤克儉

聖子神孫宜念兹在兹也哉

○

英宗皇帝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
天雖足疾亦跪而拜拜畢省奏章復謁
八廟禮畢視朝退即朝
母后復出親政務有關大臣者召而訪問商確復
省章奏乃回宮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衣服
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大學士
李賢曰如此節儉盖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
百姓自然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
儉

上又曰朕至申初復省章奏暇則聽內政至晩罷

休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

陛下持此不衰可以爲堯舜之君矣

上曰如此亦有何勞否則便於安逸怠荒至矣

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臣若水通曰昔堯之欽恭舜之兢業禹克勤

克儉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英廟是事也有衆善焉拜

天謂

祖孝也惡衣惡食儉也省奏清問而以宴安爲戒

勤也此其所以克終厥德視古之帝王無愧焉

○

英宗皇帝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如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

聖諭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曰然

臣若水通曰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古訓者典謨諸書皆[illegible]也然徒誦其文而不能體其實則亦何獲之[illegible]夫傅說之所謂學者覺也於古訓而覺我之[illegible]心則非徒知

之亦力行之矣此體行之說李賢所以爲
英廟勸歟惟
陛下留意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九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

齊家格凡七目

謹妃匹　正嫡庶　事親長　養太子

嚴內外　恤孤幼　御臣妾

臣若水序曰齊家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齊家焉而至之也至其在家之理也故大學齊家章以辟以好惡言之乃吾心應之之理也是故妃匹也嫡庶也親長也太子也內外也孤幼也臣妾也皆家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

感通吾心處家之理念念而知於斯斯存存

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

齊家焉而盡之矣

謹妃匹上

○易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

交相愛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

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大王者之道

脩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又曰有家之

道旣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臣謂德足以

刑家是至其家之道也夫婦者正始之道也

如是則勿恤而吉矣象文釋之五以剛中正
而感二以柔中正而應夫義婦聽一心相愛
家之所以齊也王季之於太任文王之於太
姒武王之於邑姜皆得之矣此其齊家以開
有周之治也歟

○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臣若水通曰夫爲陽婦爲陰夫爲天婦爲地
歸妹則婦從夫陰從陽地承天如是則天尊
地卑天地之大義以正矣然而天地不交通
則萬物不生育歸妹以陰從陽正家之始也

陰陽交感則萬事萬化皆成而家道終矣故

爲人道之終始也可不愼乎人君之治天下

以正家爲始正家以求配爲始

○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

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

之以恒

臣若水通曰夫婦者原於天道而關於人道

其用大矣夫夫婦婦原於男女之成男女之成

由於萬物之生萬物之生由於天地之判是

夫婦原於天道之大也夫婦相感而後有生育生之者父所生者子父者君道子者臣道君臣位則上下分而禮義之道行於上下君臣父子之間大道行而天下治矣是夫婦關於人道之大也若非夫婦則無而天地之道息矣終而人倫之道滅矣夫婦之道其可以不恒久邪古今不易之經也恒之次咸聖人之意深矣哉

○書虞書堯典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堯以二女妻舜之事

明正始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也刑法也二
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釐理也降下也嬀水
名水北曰汭舜所居地也嬪婦也虞舜氏史
臣記堯言其將試舜以二女事之以觀其內
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係尤重
也史又言堯遂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
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又述堯嫁二女之
辭曰欽哉昏禮遣女之辭亦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況以天子之女而嫁于匹夫尤易怠
忽故堯深戒其敬所以正其始也夫禮謹大
昏大昏者萬世人道之始也其始不正必不

能正終矣始終不正則家不齊必不能治國平天下矣後世人君往往以貴勢而忽此禮昏嫁之際至使三綱倒置以爲當然欲平治得乎觀於堯舜之事實爲萬世綱常之龜鑑也歟

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臣若水通曰此美后妃之詩文王正始之道也妃配得其賢則男女正而萬化行況人君爲天之子后妃母儀天下可不擇德以相配乎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葢言文王之聖

而得太姒之賢以德配德徤順相承王教自
此始矣故曰好逑雖然閨門托始實在人主
一念理欲之間人主苟知重人道之始好德
而遠色則必擇德以相匹文王太姒是也苟
一念不正惟知樂色而忘德則悖理犯義其
禍有不可言者然則夫婦者正家之始擇配
者正夫婦之始正念者又擇配之始可不慎
與

○大雅旣醉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
孫子

臣若水通曰釐謂治裝而嫁也女士女之賢

者所謂淑女是也旣醉之詩父兄稱願王者之子孫而曰釐爾女士何哉盖國家之命脉係於子孫子孫之賢否未始不由於所生故人君於配匹之際誠得女士之賢以德配德則和氣攸鍾而聖子賢孫從之而出矣觀周家自太姜以來世有賢妃故世有賢子孫一德相承肇啓八百年有道之長信不偶也後世昏君世主懷耽淫樂色之心罔知嗣續之重故妃匹之際不擇淑德之女多得陰愎之人如二趙之於漢獨孤之於隋武后之於唐剗削國家元氣子孫陵替國脉不長良可悲矣以此

觀之人主於妃匹之際可不知所重與

○春秋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臣若水通曰履緰紀之臣也翬魯臣也逆迎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逆女必親謹有家之始也故奠鴈示守也御之以綏示受之也導之以行示陽先陰後之義也二君乃委命於臣不正其始夫婦之道乖矣春秋書之以爲後鑒宜矣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公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臣若水通曰逆迎也不親迎而使臣往迎者
秋之習則然矣此則爲王者略之然而始迎
則書王后正名分也及歸則書季姜正婦道
也且知所謂王后者乃季姜也互相發矣京
師四方之極閨門風化之始始正名分繼明
婦道而風化之本正矣

○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臣若水通曰王后天下之母卿逆而公監之
禮也單靖非公乎劉夏非士乎臨以公而逆
以士得失不相掩矣故胡安國曰不書使者
不與天子之使夏也不書靖公見婚姻得禮

常事不書也

○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臣若水通曰大昏之禮其至矣乎有問名焉有納幣焉有親迎焉問名而意通納幣而分定親迎而禮成意通而后分定分定而后禮成禮成而后明告于君幽告於鬼神近告於鄉黨僚友所以厚人倫之始至矣故禍莫大於亂類亂類何也同姓者其初本於祖一人

之分爾故不取同姓遠別也買妾而卜之則

所以遠別者至矣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臣若水通曰夫婦成則繼體承重之義始于此矣故思嗣親傷而不能樂也廟祭成婦何也事死如事生也皆所以重始也

○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

齊終身不改

臣若水通曰腆厚也附遠者附於遠嫌之義也厚別者重其有別之禮也告直信告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之道也信事人信其盡事人之道也信婦德信其有爲婦之德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夫大昏其重矣天地交而萬物育夫婦配而男女生男女相生生生無窮故曰萬世之始也夫以夫婦擬諸天地可不重乎是故附遠厚別誠幣腆辭告直信所以重之也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

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臣若水通曰此言親迎執摯之義也先者倡導之也其義一者與天地君臣之義同陽倡陰和之道也執摯敬章別者奠鴈以見不再偶之志敬以明其有別之義也有別則本一而父子親故禮義行乎其中則萬物萬事各安其所矣其始則自親迎奠鴈之禮也其至矣乎

○郊特牲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

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臣若水通曰玄冕以爲服齊戒以爲敬所以事鬼神也而昏禮者將以外主社稷之祭內奉先祖之嗣其於事神明之禮尤重可以不敬乎人君於此誠念夫社稷祖先之重而不可不重致敬焉如舜之刑欽於二女文王之好逑於關雎斯善矣

○哀公問孔子曰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臣若水通曰昬而迎者敬之至也必親迎者
親之至也然敬之即所以親之也故曰與敬
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及夫親迎之後必愛之
而後爲親如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是也至於
相輔以正則所謂敬而正者厥後致江漢汝
墳之化而德教加於百姓可以見其爲政之
本矣後之人君以后宮盛色而廢嫡立庶傷
教敗化亂由此始其視三代端本之治也何
如哉
○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章明婦

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臣若水通曰六宮者大寢一小寢五也家者天下之則家正則天下正矣正妃匹者正家之本也是故內和而家理天下化順也婦道極矣而配諸外治明治平之本于家齊也

○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以妾爲妻

臣若水通曰夫婦人倫之本閨門風化之原匡衡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况乎妃后之所係爲尤重三代廢興未有不由於此者可不謹哉桓公霸者爾於葵丘之

會獨申明於五禁之先猶能知本也而況天
王之尊乎後世之君卒多犯此其亦五霸之
罪人矣欲正名分而端本原者盍於此圖之

○左傳隱公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
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
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
也何以能育

臣若水通曰禮娶婦必先告廟而後行重繼
嗣也故楚公子圍告莊共之廟不敢廢焉鄭
忽能辭強齊之昏卒不免陷於誣祖之罪昏
禮不正忘本不仁何後之有

○國語周語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内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無乃階禍乎

臣若水通曰翟隗姓之國亦翟也階梯也利内親親也利外離親也夫人孰爲大禮爲大禮孰爲大大昏爲大故婚姻之際人道之始聖人愼焉况人君身先兆庶爲民所視而可以不謹乎宴任世爲妃嬪非翟之比襄王廼欲舍宴任而后翟女忘棄七德禍階從玆始矣然則妃匹之禮可不愼歟可不愼歟

